

长篇精品间谍小说

吴学华 著

谍影重重

dieying
chongchong



这是一场间谍间的**终极对决**。土肥原贤二故意泄密“樱花计划”，**暗藏什么**

玄机？戴笠将如何应对日本情报机关精心设下的局？

太多的**谜团**，太多的**意外**，层层**杀机**、环环相扣，谁来解开？

 华艺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冰城重

11月11日，哈尔滨市迎来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市民在雪中漫步，感受冬日的宁静。

11月12日，哈尔滨市迎来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市民在雪中漫步，感受冬日的宁静。

11月13日，哈尔滨市迎来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市民在雪中漫步，感受冬日的宁静。

长篇精品间谍小说

吴学华 著

谍影重重

dieying
chongchong

谍影重重

吴学华 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

（北京）

 华艺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谍影重重/吴学华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7-80252-007-3

I. 谍…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0177 号

谍影重重

著 者: 吴学华

责任编辑: 郑治清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电 话: 010-82885151

邮 编: 100083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8.25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2-007-3/I·481

定 价: 30.0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 楔 子 \ 1
- 第一章 两封密件 \ 4
- 第二章 身边多了个女人 \ 15
- 第三章 樱花计划 \ 28
- 第四章 南京大屠杀 \ 42
- 第五章 16号密令 \ 53
- 第六章 奇怪的老头 \ 65
- 第七章 维持会长 \ 77
- 第八章 血染灵谷寺 \ 93
- 第九章 袈裟上的秘密 \ 105
- 第十章 被怀疑的人 \ 117
- 第十一章 戴笠的亲笔信 \ 131
- 第十二章 昔日的恋人 \ 148
- 第十三章 梅姨 \ 161
- 第十四章 路途凶险 \ 174
- 第十五章 谁是黑狐狸 \ 187
- 第十六章 匕首里有东西 \ 203
- 第十七章 暗杀“大汉奸” \ 215
- 第十八章 谜团中的谜团 \ 228
- 第十九章 出卖与被出卖 \ 237
- 第二十章 风雨来临 \ 249
- 第二十一章 黑棒子沟 \ 262
- 第二十二章 樱花啊！樱花 \ 272
- 第二十三章 都是棋子 \ 281

楔子

1931年9月18日，满洲地区的日本驻军——关东军在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制造爆炸事件，借口遭到中国军队攻击，袭击沈阳的中国军队营地“北大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其后两个月内，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并成立了地方性的亲日政权。同年底，因“九·一八事变”引咎辞职的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满洲，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进行会谈，商讨事变进展。经过与吉林省代理长官熙洽的秘密会谈，确立了迎接清朝逊帝溥仪至满洲，成立国家的方案。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新京南郊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改伪满洲国为大满洲帝国。溥仪为皇帝，年号为康德。

今年，关外的大雪来的特别早，虽是九月，山中的积雪已经快过膝了。山道两边的松树上，结着厚厚的一层冰晶，在阳光的照射下，分外亮得刺眼。王二麻子窝在雪中，冻得上下牙直打颤，他把枪往上提了提，朝身边看去，见旁边窝着的百十号人，一个个都跟他一样，好不到哪里去。他小时候脸上出痘，闹下这一脸的麻子，由于在家中排行第二，于是就得了个王二麻子的外号，大名王富贵倒是没有人知道。

“掌柜的，”王二麻子望了望身边的一个满脸络腮胡的中等个子大汉：“弟兄们都卯这儿一宿了，咋地还不见送货的呢，再挨下去，只怕兄弟们都熬不住了。”

王二麻子刚入道没多久，这道上的黑话刚学会几句，由于人机灵，会办事，被掌柜的看中，提拔到身旁当跟班的了。他对掌柜的底细知之甚少，这年头上山当“溜子”（土匪），都是被逼的。一年前，鬼子一把火烧了他所在的屯子，全村就他一个人逃出来了。从那以后，他铁了心跟鬼子对着干。前两天，他和掌柜的去了沈阳城外的一个屯子，见了个人，回来后，掌柜的悄悄地对他说了：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当“溜子”打鬼子，整天在林子里钻，他以为掌柜的会带他们去山下的胡家窝棚，端掉那里的鬼子据点，哪知却走了几十里的山路，窝到这里来了。

山坡下就是一条山路，叫黑棒子沟，是锦州前往沈阳的一条捷径，算不上什么大道，原先到还有些人走，自从这附近多了几股“溜子”来，不少人都宁愿绕弯子走日本人开出来的大路，从别的地方拐过去。渐渐地，这片地

方也就变得人迹罕至，逐渐荒凉起来。王二麻子不明白掌柜的怎么会带他们到这里来设伏。

“掌柜的。”不知道有谁叫了一声。王二麻子刚要骂人，却听见原来寂静的山林中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王二麻子遥遥望去，见路的尽头出现了几匹马，正踏雪而来。当他看清那几个人的装束时，吓了一跳。

“掌柜的，是不是弄错了？”王二麻子轻声说道。

他说完话的时候，见掌柜的原来紧绷的脸上露出笑意，知道白问了。他把枪往身旁挪了挪，透过准星，瞄准了那个骑在马上 的伪满军官……

近了，近了，他看清了那几个人身后的，竟是一大溜子的马车队，有七八辆之多，每辆车上都坐着两三个缩着脖子，把枪抱在怀中的伪满士兵。

“砰！”王二麻子手里的枪首先开火，那个骑在马上 的伪满军官一个倒栽葱掉在地上，眼见是活不成了。其他人见状，也纷纷开火！

一场枪战下来，掌柜的这百十号人轻轻松松地就将那二十几个护送马车的伪满士兵给干掉了。王二麻子奔出雪窝，来到一辆大车面前，见车上用油布紧紧包着的一箱箱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他问掌柜的：“掌柜的，这里面是啥子好东西？”

掌柜的并不回答，拿出一封信递给他：“你拿上这封信，去沈阳的和记洋行，找到张掌柜，把这信交给他。记着，不许偷看这封信，否则回来我把你的料子（脑子）给胡（砍）了。照着去的路回来，明白吗？”

王二麻子把信贴身放好：“您就放心吧！掌柜的！”

他以前干过送信的差使，只不过这一次路远了点。当王二麻子把信交给张掌柜的后，得到了几块钱赏钱，他一乐之下，找了一家窑子，把那几块赏钱丢到窑姐怀里，同时也把憋了很久的劲全使了出来。

离开了窑子，他照着掌柜的话，出城按原路往回赶。可是在出城的时候，被两个人扒去了羊皮大袄和狗皮帽子，害得他缩在一户人家的猪圈里熬了一整夜，第二天却又被鬼子抓了起来，押到一个煤矿上干苦力，差点没死在鬼子的刺刀下，最后找了一个机会逃了出来。

半个月后，当王二麻子赶到他们的营地时，得知他所在的“溜子”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遭到大批日伪军的偷袭。兄弟们一个都没有活下来，掌柜的也下落不明。

他不明白为什么劫下那批货会给他们兄弟带来灭顶之灾，在对着空旷的林子大嚎一阵之后，迈着沉重的步子离开了。

他并没有投奔其他的几路“溜子”，而选择了随逃难的人群入关。入关后没有多久，被西北军的某部抓了壮丁。只要是打鬼子的队伍，他愿意参加。几仗下来，他所在的队伍被日军打散，后辗转编入西北军 51 师，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和南京大会战，哪知跟以前一样，部队和日军接触没有多久，

就被打散。

他奶奶的，这到底是咋回事，他以前当“溜子”时，不是没有打过鬼子，虽说鬼子的武器是厉害了点，可也厉害不到哪里去。

他带着溃退的队伍一路往西奔，直到遇到一个叫唐伟波的人，才知道当初掌柜的确实带着他们干了一件大事，而他，也因此卷入一场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间谍战中……

楔
子

谍影重重

第一章 两封密件

1937年11月的重庆。天空中满是阴霾，老天爷似乎也在助纣为虐，不肯为饱受“国难”的人们洒下一丝阳光。

自淞沪会战失利后，国民政府便由南京仓皇“迁都”到了这里，跟随而至的大批难民，使这座长江边上的陪都，空前繁华起来。沉醉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中的“亡国奴”们，只有在尖利的防空警报声响起的时候，才感觉到出自内心的惊恐。

一辆黑色的雪福莱轿车，驶过灰暗的路灯照射下的长街，在一座挂着荣公馆三个字招牌的欧式建筑面前停下，车门打开，一个30多岁、戴着黑色礼帽，穿着黑色西服的中年人下了车。

他叫唐伟波，公开的名字叫吴松林，是重庆佳华棉纺实业公司的董事长，其真实身份是军统局特工二处调查科副科长。

下车后，他朝街道的两边看了看，见黑暗中有几个晃动的影子，那些都是他的手下，是暗中保护他的。军统在安全方面的工作一向一丝不苟。

几个月前，老头子（蒋介石）在上海部署淞沪会战时，几次险遭日本人的毒手，盛怒之下，命军统特工二处处长戴笠做好一切防卫工作。于是，军统这部机器便高速运作起来，在确保重庆安全的同时，派出大批特务，到被日本人占领的后方从事情报工作。

唐伟波走进铁门，见屋门打开，从里面出来一个人，是他的女佣人梅姨。梅姨是唐伟波的一个熟人帮忙找来的，人很不错，很勤快。刚来的时候，他出于特工的警觉，也观察过她一段时间，除了老实勤快外，实在找不出其他的异常。

此刻，她站在门口，微微躬着身子：“吴先生，您回来了，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了热水！今天的信我已经帮您收了，就放在您的桌上！”

在生意场上，唐伟波都用他那个叫吴松林的化名。

通常情况下，唐伟波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洗个热水澡，然后将自己埋入书房宽大的沙发中，理清这一天来的工作头绪。

梅姨接着说：“今天有一个女人来找你，我说你不在，她就走了！”

“哦！什么样的女人？”

“好像是一个女学生！”

“女学生？”唐伟波虽说经常在风月场所和女人厮混，却从来不认识什么女学生。女学生会来这里找他，究竟是什么人呢？

他从浴室出来，系着宽大的浴袍直接进了书房，在书房的办公桌上，一般有几封来自不同地方的友人信件，他的朋友很多，各种层次和身份的人都有。作为生意人，多一个朋友多条路。

他既是个能干的特工，又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两年前，他用一笔特务活动经费成立了公司，两年下来，国内的棉纺界无人不知他吴先生，佳华棉纺实业公司在国内的十几个主要城市都拥有分公司。每个分公司，都是他情报工作的联络点，几次执行戴处长安排的任务，就数他手下的人完成得漂亮，从而他本人也日益得到戴笠的信任和重用。

这样一来，特工处其他的几个头目纷纷效仿他的做法，各自成立公司做生意，进而大量发展自己特务组织，扩充自身实力。

他随手拿起一封信，是南京那边的分公司寄来的。时局紧迫，他早就估计南京保不住，在一个月前，就按戴笠的意思，下达了全部特务转入地下工作的命令。他对老头子（蒋介石）鼓吹的南京大会战计划，实在不敢苟同，在日本生活过的他，很清楚日军的战斗力，也研究过中日双方军队的实力。

他撕开了信，看下面的落款，是南京的一个叫周墨浩的同行写来的，信中堆满了一大堆赞誉之词，最后提出了要求，就是想继续向佳华棉纱实业公司赊借 10 吨棉纱，信中写明了，半年内还款。

他笑了一下，半年内还款，也许用不了两个月，南京就属于日本人的了。两个月前赊借那 20 吨棉纱款，还不知道收不收得回来？在和周墨浩打交道的时候，他总感到此人太过于圆滑，命手下的特务打探过，查出对方也有些背景，和军统南京办事处主任朱子宇的关系很不错。

随着时局的变化，日本人的势力在中国急剧扩张，在生意场上，他和日本人合作过几次，合作的还挺愉快。

当他的眼睛瞄向第二封信时，顿时呆住了。

这是一封看上去很普通的信，信封上对他的称谓是伟波兄，下面的落款是北平沈晗。

沈晗的公开身份是北平棉纺协会的副会长，其实真正身份则是军统北平联络处主任。同是军统局的人，有时候双方的手下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免有冲突发生，久而久之就成了积怨。就在上个月，他佳华棉纺公司北平分公司的经理，突然被日军逮捕，一夜之间，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特工二处北平情报网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他怀疑此事与沈晗有关，苦于没有真实证据，拿对方没有办法。

他与沈晗之前没有书信上的来往，为什么这时候突然给他来信？他迟疑了一下，拿起那封信，撕开。

不料信中还夹着一封信，信的封面上写着：转交表兄——

是谁的信，竟称他为表兄？当他看清上面那熟悉的笔迹时，不禁想起了一个人。

难道真的是他？

他当年就读日本京都大学，他们那一期日本京都大学生物系的中国留学生，一共有五个人，他、姚立星、沈晗、刘江河、李长城。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开始敌视中国留学生，他们五个人和众多留日学生一样，不得已回国。回国后，他和沈晗及姚立星被招人“中华复兴社”（军统前身），进行为期一年的特训，刘江河在上海一家英国人的银行上班，做到了柜台经理的职位，可在淞沪大战时死于日本飞机的轰炸，而李长城，回国后据说去了苏联，至今毫无音讯。

从军统特训班毕业后，他和沈晗各自发展，很快就成了戴笠手下的得力干将，被委以重任，而姚立星则被派去了东北，几年来，他们并没有任何联系。姚立星在东北做什么，他并不知晓，这位昔日的同窗好友竟似在人间蒸发一般。

出于对好友的挂念，他也曾试图通过东北的军统特务网，侧面打听姚立星的消息，但令他遗憾的是，东北根本没有这个人。

身为军统的高级特务，他明白什么是机密，从此他打消了联系好友的念头。

他仔细检查了信封，确信之前没有被打开过，才缓慢地撕开。

这时，梅姨突然推门进来：“吴先生，饭菜都好了！”

“哦！等一下，”唐伟波收起信：“我马上就来！”

梅姨退出去后，唐伟波开始认真看手中的信。

信是以家书的形式写的：表兄，近来可好？我们表兄弟分开已有五年了吧，我的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回家……家里山下那口老井，是不是一直都是那个老男人守着，俺娘是不是还经常去山上的寺庙里拜佛？俺外公的骸骨是否已经安置在寺院内了？上次表妹来信说，她去了一趟南京，那边正在打仗，本来想去灵台寺烧香的，后来就没有去了……清明节记得去村外的娘娘宫帮我问个卦，就问我16岁的时候藏在盖子下的那块宝玉到哪里去了……

在外人的眼里，这是一封平常不过的家信，当唐伟波将信中那些最末一笔比较粗的字眼挑出来后，就成了：山口一男，佛骨，南京灵谷寺，清宫藏宝。

唐伟波吃惊不小，这几年间，姚立星在东北究竟在干什么？为什么要通过沈晗给他寄来这封信？如果是机密情报的话，为什么要违反军统局的纪律，不直接汇报给上司，而是要交给他这个不相干的人呢？再者，几年前失踪在关外的那16箱清宫珍宝，和南京灵谷寺内的唐玄奘佛骨，以及那位号称日本特工之王“山口一男”到底有何牵连？他又是如何得到这个消息的呢？

他仔细辨认了上面的字迹，确认是姚立星写的。信下方的日期是民国 26 年 11 月 12 日，是一个星期前。

桌上的那部红色保密电话突然响起，唐伟波抓起听筒，“里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唐科长，处座密令，今晚九时开会。

他抬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钟，离九点还有一个半小时。

他穿上外套出门，看到梅姨坐在饭桌前，在等他吃饭。

“梅姨，你先吃吧！我有事要出去一下！”

XX

位于重庆西郊歌乐山下的翠峰别苑，原先是一个当地富商的私邸，一年前戴笠从南京搬到重庆后，这里就成了他工作之后休息的别院，通常情况下，他都在罗家湾 19 号办公。在军统局，他虽一直是特务二处处长，但几任局长都不过问内部的事情，军统的一切事情都是他做主！唐伟波走进会议室的时候，见里面已经坐了几个人。令他奇怪的是，沈晗竟然也在座，朝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自从沈晗被派往北平后，他们就很少见面了，关系自然变得微妙起来。即使在生意的场合上见面，也是寒暄一下，很少看到对方朝他微笑。刚才的微笑，令他没来由地感到一阵恐惧。如果沈晗将姚立星寄信给他的事情捅上去的话，那他可就要玩完了。戴笠最恨别人违反纪律，轻则丢职法办，重则掉脑袋。

他的前任科长就是因为违反纪律，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乱搞女人，被手下的人告了一状，结果被送去了劳教处。

那封信此刻就揣在他的口袋中，万一戴笠问起，他可以将信拿出来。军统局好几位同期特训班出来的人都知道，他和姚立星是同一个地方的人，而且确实有那一层亲戚关系。至于信中的秘密，只要他不说，没有人会知道，因为那是他和姚立星两个人之间的秘密。

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见戴笠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两个侍从官。那张马脸此刻拉得老长，脸色铁青煞人。

唐伟波在军统局工作这么些年来，还是第一次见到戴笠这样，他那颗心不禁悬了起来。

戴笠走到桌前，并没有坐下，其他人见状，忙都站了起来。

戴笠说话很快，那一口江浙口音不是一般人能够听得懂的，还好唐伟波是江苏人。

“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急把你们叫来了吗？”戴笠扫了众人一眼，突然加重了语气：“刚刚接到消息，沈阳出了一件很令我痛心的事情，那位打入日军关东军参谋总部的英雄，在送出一份绝密情报之后，被人出卖……”

唐伟波愣了一下，难道打入日本关东军参谋总部的人就是姚立星？他望了沈晗一眼，见对方正襟而立，一副恭听训示的样子。

戴笠的话还在继续：“……近来，日本人活动得很猖狂，我们在北平、上海、南京、大连等几个大城市的活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你们在座的，都是党国培育出来的精英，是国家的栋梁，”他深吸了一口气：“在有硝烟的战场上，我们的国军失利了，但是我相信，在诸位努力下，我们将打赢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现在宣读总裁训示！”

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将身体挺得笔直。旁边的一位侍从官打开手中文件夹，低声朗读起来：“……此国难当头之即，虽一匹夫乃知舍身为国，余等皆国家之栋梁，更应尽职奋起御敌，不惜代价，誓死为党国尽忠！”

侍从官读完最后一句，合上了手中文件夹。这时，会议室内响起了一阵雄壮有力的声音：“誓死为党国尽忠！”

戴笠招了招手：“大家都坐吧，我还有一件事要讲，”见大家坐下后，他接着说：“就在昨天，南京方面传来消息，日军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避开国军的防御重点，专从我国军薄弱处下手，并迅速呈反包围之势围攻参加南京会战的国军……”

唐伟波在想，依他对战事形势的估计，国军几十万军队也不是吃素的，南京虽说终究会丢，但也要在两个月之后。

“唐科长，你在想什么？”戴笠见唐伟波脸色有异，他开始点名了。

“处座，”唐伟波起身立正：“我在想，日军能够那么快找到国军的防御弱点，一定是得到了相关的情报。”

“你认为哪里出了问题？”戴笠问。

唐伟波偷眼看了沈晗一下，见对方也在望着他，只是脸上找不到任何表情。

唐伟波望着戴笠：“处座，我就南京战事查阅过相关的资料，首先进攻国军薄弱的，是刚从东北抽调过来的日本关东军第11师团，该师团的指挥官是日本陆军学院毕业的三丰松茂治中将，在座的应该都知道，日本关东军总部有一位我们的同行，就是号称‘日本特工之王’的山口一男大佐。据我所知，这山口一男就是三丰松茂治的外甥……”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了一下，望了众人一眼，见好几个人的嘴角都露出了一丝不屑的神态来。他当然明白这些人的身份，不可能不知道山口一男和三丰松茂治的关系，否则的话，戴处长早就要他们回家吃老米了。

戴笠不动声色地望着唐伟波：“据我所知，上个星期山口一男还在德国活动，南京会战计划会从德国泄漏吗？”

已经有几个人偷声笑出来。

据以前的情报上看，山口一男确实在德国，但姚立星寄来的密信中，明确地说出了山口一男的去向，也就是说，山口一男目前是在中国。难道姚立星拼死送出来的情报会有假？唐伟波将手伸入口袋，几次想拿出那封信，见戴笠瞪着他，情知有异，因而最终没有拿出来，他倒不是担心戴笠追究信件

的来源，而是害怕信中的秘密泄露，这种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在众人的不屑之中，他向戴笠敬了一个礼，坐了下来。

戴笠的眼中，闪过一丝令人不易察觉的赞许。

坐在唐伟波上首的军统南京联络处主任朱子宇突然说话了：“唐科长，在南京的时候，你也没有少跟日本人打交道吧？”

唐伟波笑了笑：“是的，朱主任，和日本人确实不好打交道。”

朱子宇站起来，一副不冷不热的样子：“南京会战计划，是委座交给唐生智将军全权处理的，南京会战计划泄密，那是城防司令部的事情，日本人从城防司令部偷出情报，关我们的人什么事？”

唐伟波皱了一下眉头，事实上，朱子宇说得不错，如果南京会战计划泄密，确实是城防司令部的事，但是身为南京联络处主任，在对抗日本间谍的问题上，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半个月前，朱子宇的手下和潜入南京的日本特务进行了一场交锋，结果损失惨重，他本人也差点成了枪下之鬼，后来见势不妙，跟着大家逃到重庆来了。

戴笠用手势示意朱子宇坐下，缓缓说道：“如今各位也知道，形势很严峻！我希望你们不要有负党国的栽培和总裁的重托！”说完，他起身向外走去。

侍从官挥了一下手：“诸位，今天的会暂时开到这里，稍后处座会针对各位的工作进行安排。”他转向唐伟波：“唐科长，请跟我来！”

唐伟波跟随侍从官转过几道回廊，来到一处偏僻的小跨院，这小跨院是仿着江南水乡的格式建造的，楼台水榭，雕栏粉砌，显得别有一番景致。此隆冬时节，花圃中的菊花开得正艳，但在料峭的寒风中，反倒平添了几分萧瑟感。

唐伟波无心观赏风景，在这种时候，戴笠单独召见他，莫不是为了那封信的事情？

转了一个弯，见戴笠背着手站在水榭前，他紧走几步上前，轻声叫了一声：“处座！”

“唔！你来了，坐！”戴笠面无表情地要唐伟波在石桌前坐下。

唐伟波不敢坐，在戴笠面前，没有人敢造次，方才朱子宇在开会的时候那么说话，是仗着他的特殊身份。

谁都知道，戴笠和胡宗南的私交关系相当不错，而朱子宇，则是胡宗南的亲外甥，凭这点关系，朱子宇才能在进入军统后连连升官。在短短两年内，从一个低级特务做到权倾一方的上校级主任。

戴笠背着唐伟波，望着远处，缓缓说道：“我知道你目前的工作也遇到不少困难，毕竟日本人不是吃干饭的，我以前在上海的时候，也见识过日本人的厉害，这些都不怪你……”他点燃一支烟：“依形势看，南京只怕保不住了，这将是党国的奇耻大辱，我想派你去南京，一来调查泄密的事，二

来嘛，组织你的人，该干什么干什么，要不计一切后果，让日本人知道，南京可不是那么好占领的，”他转过身，望着唐伟波，“你的任务很重，将来国军收复失地，恐怕还得倚仗你呀！”

戴笠把最后那个字音拖得很长，意味深长地望着唐伟波。

唐伟波一个立正：“请处座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不成功则成仁。”

戴笠点了点头：“我不要你成仁，要你成功，明白吗？”

唐伟波大声回答：“是！处长！”

“必要的时候，还是要为党国做出牺牲的，”戴笠换一种口吻：“听说你和日本人做过几次生意？”

“处座，我……”唐伟波的额头立即溢出冷汗，虽说只是正常的生意来往，但是难保有人会借事生非，背后告上一状。

戴笠最恨日本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何况唐伟波的特殊身份？他不敢往下想了。

“很好，很好！”戴笠说。

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枪响。唐伟波愣了一下，不安地朝枪响的方向瞥了一眼，也许下一颗子弹，将射向他的脑袋。

军统内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戴笠处决犯错的人，是从来不含糊的。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兵法上是这么说的，要想赢就必须充分了解他们，你做得对。去了南京，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可以去万国药行找一个叫易顺金的人，他会帮你的。朱子宇手下的人，能联系就联系，不能联系的话就算了！”

唐伟波松了一口气，刚才的心，已经提到嗓子眼了：“明白了，处座。”

“听说这几天，你在调查一个交际花？”戴笠坐了下来，似不经意地问。

唐伟波一惊，他只不过对那个穿梭于各大夜总会极力巴结权贵的女人刚刚开始展开调查。看来，什么事情都瞒不过眼前这位高高在上的军统老大。他把手伸进了衣兜，正要拿出那封信，却听戴笠继续说：“这件事你不用再插手了，我另外派人去查。”

他指着石桌上的一封信：“这是我三年前收到的一封密报，或许对你有些帮助。”

唐伟波迟疑了一下，拿起桌上的那封信，放入口袋，他见戴笠挥了挥手，便又敬了一个礼，转身离开。走出小跨院，一阵风吹来，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哆嗦，才清醒过来，自己的背上全被汗浸湿了。

迎面走来一个身材婀娜的女机要秘书，在经过他身边时，朝他微微一笑了一下。

他拿出那封密报，刚一打开，就觉得眼前一阵发花，怎么会这样？

密报上是一些看上去乱七八糟的数字符号，但唐伟波一看就明白：清宫珍宝于沈阳城外黑棒子沟中遭劫，但下落不明。

